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歇浦潮
第七十五回 惹禍遭殃怪態百出 增榮益譽異想天開

萬卷在時習書屋中，躲了兩天，倒也沒有人前來找他講話。卻苦了他兒子百城，還當是父親為自己之事而來，嚇得連醫生那裡藥都不敢去吃，一出學堂，馬上回家。幸虧他所患的病，毒氣已消，不吃藥也無大礙，天天看他父親唉聲歎氣，懊惱萬分，終猜不出他為甚如此。自己懷著鬼胎，又不敢當在相問，只可當他一件疑案。這件事差不多隔了半月光景，方才發作。卻也不是友華一方面提出的交涉，倒是舊學維持會會長汪晰子君，向萬卷大興問罪之師。你道為何？原來友華之父，那天到女學堂大鬧之後，第二天他女的仍挑撥他前去，與教書先生為難。那男的一想，女兒已打過了，學堂也罵過了，所有肚中的怨氣，早已出盡，就再去鬧，諒那姓黃的也不敢出頭，反失自家顏面。若預備打官司的話，女兒日後生兒子，自己勢不能收養，現現成一個孫子，丟掉了豈不可惜。況兩廣風氣，最喜歡買螟蛉兒子，此人想來想去，終捨不得放棄女兒腹中這個血塊，因此始終未肯聽他老婆的挑撥。隔不幾天，就帶著友華往香港而去。此間一重公案，已無形消滅。萬卷最怕的也是這一頭，他以為我自己躲在家裡，學堂中不知被友華的繼母鬧得怎樣天翻地覆，所以連行李鋪蓋都不敢去拿。還有兩個月束脩沒支，也只好認個晦氣。他滿心想，我只消不到學堂，彼此陰乾大吉，我既不失面子，學堂中也未必再有人前來找我。就丟掉一床鋪蓋，兩個月束脩，也便宜的。豈知這念頭，他轉差了。他沒想一想自己是何身分？他乃是代理校長，全學堂總權歸他一人掌握，比不得別的教員，少一個還好請人代課。學堂中那天自被友華的父母一鬧之後，眾人不過代他難受，紛紛議論，說全學堂的名譽，為他一個人掃地了，但也是背後一句話。次日友華家人，並未再來。萬卷如果老著面皮，依前到校辦事，一班教員學生們，也奈何他不得。

偏偏萬卷老豆腐切邊，忽然間老嫩起來，一連數日，未到學堂。古語說：「國不可一日無君，學堂中也焉能多天沒有校長。因此有些事只能中擱不行，於是乎學堂中人，只好寫信通知出門的那位女校長，說黃某人不別而行，無處尋覓，學務中擱，請校長即速回申，以利進行等語。校長見信，不明白其中的循環理曲，趕到上海，一問方知有此一段怪事。她自己臨行之時，滿心想保全學堂的名譽。因此諄諄托付萬卷，不意所托非人，反弄得名譽一敗塗地。女人家沒有別的本領，氣得他哭了幾天。自己會不著萬卷的面，只得找他來頭人汪晰子先生講話了，晰子自然要尋萬卷交涉。那一天趁早前去，百城也剛才起身。他素來遵著朱夫子家訓，黎明即起，灑掃庭除。所以比眾早起，別人還都睡著，他一人出來開了門，在天井中小洩的時候，正低著頭細看自己患處，腫退了沒有，不意晰子闖了進來，急得他撩衣不迭，叫道：「汪老伯，你好早啊！」晰子盛怒之下，厲聲問他你老的那裡？」

百城忘了萬卷回來那天吩咐他的話，有人找尋，須回頭不在家中，竟老實告訴他父親睡在樓上。他家樓上，並無內眷，萬卷睡的房间，就是時習書屋。晰子本來走慣的，當時也不教百城先進去通報一聲，自由自主的大步登樓，百城又不敢阻止他不上去，只可跟在後面。口中說：「汪老伯可否請你客堂中坐一會？家父還睡著沒起來呢。」晰子睬也不睬，走到樓上。那時習書屋的門，本來是虛掩著，因每天早上，要放書僮進來收拾便壺之故，被晰子一推而進。萬卷睡在帳窩中，聽得推門，只當是書僮進來拿便壺，叫聲：「阿三且慢，讓我鳥一鳥再來。」

口中說著，身子便自帳子中鑽出來，向床底下摸便壺時，睡眠朦朧，看見床面前站的不是書僮，卻是會長汪晰子。萬卷這一嚇真所謂三魂出竅，六魄騰空，上天天無路，入地地無門。晰子雖不向他道明來意，他已曉得會長一定為著自己學堂中這件事而來，心中一急，這場小解，也忍耐不住，竟等不得用便壺，溲溲的撒了一床。萬卷連聲啊啣，赤腳單衣，由床上躍起。晰子不知他做什麼，倒反嚇了一跳。萬卷即忙搶了一件長衣，披在身上，他出來時，帳門有一角被他帶開，都一股尿臊臭，也直衝出來。晰子適當其衝，他正從馬路上吸了新鮮空氣進來，被這股氣上衝鼻管，直透泥丸，折回臟腑，下達湧泉，霎時間滿肚皮都是臭氣，心中一陣作惡，幾乎將昨夜在酒店中喝的三開紹興，一碟鹽蠶豆都嘔了出來，慌忙用手帕掩住鼻孔，對萬卷說：「老黃，你床上什麼臭？」

萬卷也自覺臭不可當，回言：「這裡果然臭得很，會長先生請樓下坐罷。」晰子就是萬卷不教他走，他也站不住了，聞言忙道：「如此我先下去，你就來埃」萬卷答道曉得。晰子一股氣上來，仍舊一股氣下去。百城遲走一腳，萬卷抱怨他道：「我對你怎樣說的？有人來找，你不可說我在家。因何會長尋我，你倒放他上樓來呢？」百城沒話可答，低頭不言。萬卷叱他下去陪客，自己換了一條襯褲，穿好衣服，正欲下樓，忽一轉念道：「且慢！今兒會長的來意不善，我若下去，准被他痛罵之下，況他是有名的臭嘴，罵人往往三不罷四不休的，倘能夠罵一頓，就此算數，倒也罷了，恐他仍舊要拉我去同友華的老子娘談判，那時他這一頓罵，豈非多挨的嗎，還是不下去為妙。他等不及，自然上來尋我。我房間內的臭氣，便是退兵符。他到我房中，除非用手巾掩住口鼻，若想開口罵我，臭氣自然能鑽進他口中去，替我報仇。我只消裝聾作啞，不理睬他，諒他沒這副好胃口，挨得了多少時候，講說自己。常言我自病不覺臭，便聞聞何妨。決定主意，仍回時習書屋坐下，順手在書架上抽出一本毛詩，翻開簿面，就看見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」八個大字，萬卷見了，只是搖頭歎氣。那時樓底下汪老夫子，已等了好久，看萬卷還不下來，便對百城說：「你上去看看你老的，在樓上乾些什麼事？快叫他下來，說我有話同他講呢。」

百城答應一聲，走上樓見父親定定心心的，坐在臭房間中看書，心中大為不解。叫聲：「爹爹，樓下汪老伯等你下去講話，你忘了麼？」萬卷見晰子沒上來，倒是自己兒子上來，催他下去，不覺勃然大怒，將書一摔喝道：「畜生，爾為爾，我為我，雖袒裊裸體於我側，爾焉能挽我哉。」百城嚇得倒退幾步，說：「不是我要爹爹下去，乃是汪老伯命我上來請你的。」萬卷搖頭道：「非吾徒也，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。」百城更不明白，只得回轉樓下。晰子見了，問他你老的下來沒有？」百城搖搖頭道：「他說不下來。」晰子驚道：「可是他忘了教我在這裡等他的嗎？你為何不告訴他？」百城說：「我已告訴他的了。」晰子道：「他說什麼呢？」百城不敢直說教他鳴鼓而攻之，只可改輕一句道：「他仍舊說不下來。」

晰子聽了，十分著惱說：「放屁之極！豈有此理！他算鑽在洞裡，不出來就算數了麼？可曉得自己乾的事情，太不摸摸屁股，教別人怎能對人家得住！你再去對他說，他若仍不下來，我自己也能上樓的，那時休怪我沒得好面孔給他。你問他歡喜吃敬酒？還是歡喜吃罰酒？」百城覺這些話，又不是照樣對父親可以說的，今兒這個通事，實在難做。到了樓上，只得告訴他老子說：「汪老伯因爹爹答應了他，不下去，甚為動怒，所以說自己上來，便沒好面孔，還是請爹爹下樓一趟罷。」萬卷聽說，暗想不好，會長身強力大，他說上樓沒好面孔，只恐要用武力解決，我這裡預備下的臭抵制，乃是文工，如用武力，我哪裡是他對手，只恐一抓，便給他抓了下去，抓得客氣幾分還好，倘不小心，樓梯上滾了下去，准得送掉半條性命，一樣要走，還是自己下去為妙。沒奈何只可歎了一口怨氣，懶洋洋起身下樓。百城跟在後面，走到客堂中，見晰子面帶怒容，獐笑道：「好一位千金小姐，你今天也下來了，我只當你永遠不下樓咧！」

萬卷滿面含羞，不敢回答，只說：「會長你坐呢，我在樓上換一件衣裳，耽擱了好些工夫，很對不起。」晰子冷笑道：「原來是你換衣裳耽擱的，不是不肯下樓。如此說來，倒是你令郎打誑語了。一回不誠實，千年沒信用。你下遭還得教導教導他方好。」萬卷不敢接口，只是讓坐。晰子道：「坐不坐倒不打緊，我有一句話問你！」萬卷暗想，題目來了。一眼看見百城站在旁邊，恐被他聽了去，因對他說：「百城，你叫阿三替我床上收拾收拾，你自己也要監督著他，休縱容他偷懶。」

百城因父親突然回家，早已懷疑在胸，今兒見晰子凌晨尋他，又見父親慌張失措，心知與這件事大有連帶關係，頗欲聽聽他人說些什麼。萬卷打發他，他哪裡肯走。口中雖然答應了，兩條腿仍舊一動不動。萬卷見他不走，正欲再催一句，晰子的說話已開場了。他道：「老黃，你幹得好事！人家門角落裡痾屎，終得圖圖天亮。你想現今要辦一個學堂，何等煩難，別人費掉千辛萬苦做出了名譽，你不該這樣的糟蹋他，良心天理上，都說不過去。就是你到老回光返照，忽然間發騷起來，什麼地方不可去，為可要同女學生混呢？你自己想想，這件事可對得人注嗎？真正豈有此理！你自己的顏面休說，連我輩朋友面上都給你掃光了。你枉為還算是

個道學先生，我想孔夫子見了你，不知要氣得怎樣呢！」

萬卷被他說得面紅耳赤，但心中還想死繃場面，哪肯自己認錯，強辯道：「會長你休得聽他們的說話，古來周公公有流言，樂羊不免受謗。三年不雨，方知齊婦含冤。六月飛霜，乃平鄒燕之獄。天下冤枉的事情很多，你不可輕信了旁人的閒話，錯怪於我。你我也是多年老友了，你看我可像這種人麼？」晰子鼻管裡哼了一聲道：「人雖不像，其奈已被一句老古話說穿了，畫虎畫皮難畫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世界上常有一種衣冠禽獸，面上仁義道德，心窩中男盜女娼的呢！」萬卷暗道：「好罵好罵！」但罵幾句，他豈肯招承，仍舊沒口說是冤枉得很。晰子道：「既然他們冤枉了你，你為何要情虛脫逃？至今不敢到學堂中去呢？」這句話可堵住了萬卷的口，半晌方能回答道：「我乃是避世逃秦之意，眾口鑠金，孔子猶止於陳蔡之間。我既不洽於攸攸之口，又何必空戀此校長一席焉。」

晰子搖頭道：「你就生一百張嘴，也賴不脫這件事了。普天下不論什麼事，都逃不過一個情字，一個理字，你既有此情，又焉能扳轉這個理來。也算我該死，替你做這倒霉介紹人，現在樣長回來了，要我賠償他們的名譽損失，你待怎樣？」萬卷聽了，暗暗念佛，因他只當友華的父母追緊要人，所以晰子登門尋他，現在聽說是學堂一方面，為名譽上起的交涉，覺這肩胛輕鬆多了。想名譽兩字，本是空虛的，賠償損失，也不過是句說話。但友華的父母因何一去不來，而且友華自己的消息，也許久未入耳，只恐他父母盛怒之下，將她處死，那我未免有些兒對她不住了。諒必學堂中一定有她的消息，這些話必須問會長方能知道。猛見百城還在旁邊，一想我教他走他不走，兒子不聽父親的說話，還當了得。自己受了晰子一包氣，不免都出在他身上，大罵：「百城畜生，我方才對你說的什麼話？你有耳朵沒有？書云：父召無諾，君命召，不俟駕而行。可知道五倫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，自君以下，父為首焉。無父無君，是禽獸也。孽畜不孝，氣死我了。」

百城正注意他二人講話，聽得呆了，被萬卷一罵，方才覺得，心知父親受了別人的委曲，將我發洩，趕緊腳底下明白，招呼了書僮阿三，到樓上替萬卷收拾床鋪去了。這裡晰子見萬卷開消百城，不覺動了閒氣，叫聲老黃：「你可是指東瓜罵葫蘆？當面不能罵我，借著申斥兒子罵我嗎？」萬卷忙道：「會長休得誤會，這是決無此理的。畜生不聽我說話，所以申斥他幾句。至於會長適才怪我的話，我決不敢有一點兒冤恨會長。因是我錯了，我惟能自責，與人何尤。」晰子笑道：「你現在認錯了嗎？」萬卷一想，認錯不得，一錯便要賠償他們損失，只好仍舊同他混說一句道：「會長說我錯了，我不錯，亦只能認錯而已。」晰子道：「如此你就該償還學堂的名譽損失，不能躲在家裡不出頭，教我居間人為難。」萬卷分辯道：「學堂名譽，不是我弄壞的，是被那一方面的人來鬧壞的，因何他們不同那一方面理論，卻來尋我說話呢？」

晰子聽說大笑道：「你名喚萬卷，大約讀書太多，肚子中都裝滿了，所以此路不通得很。你說學堂名譽，是被他們鬧壞的，但沒你鬧禍，他們又何致到學堂中上門吵鬧，禍根自然為你而起，你怎好推得這般乾淨？現在那一方面不來找你說話，你已造化多了，難道你還想同他們理論不成？」萬卷趁勢問道：「前途難道鬧了一次學堂之後，就沒再來嗎？」晰子道：「如其再來的話，你也沒這許多天安樂日子過咧。」萬卷道：「他們為何不來呢？」晰子道：「大約也為著坍不落台的原故。聽有人說，那女學生已被他老子帶往香港去了，不知這話真不真？」

萬卷原曉得友華家務底細，知道他老子果在香港貿易，一聽晰子的話，覺兩頭頗為合筭，料非虛言，想友華既走，對證已無，不由身子陡長半尺，氣也壯了，精神也旺了，對晰子說：「會長，你現在可以明白咧。這件事若是真的，他們未必肯鬧一次，就善罷干休罷。皆因他們冤枉了好人，自己曉得錯了，所以才逃奔他鄉，不敢在上海立腳，這是顯而易見的事。說不定他們因見我老頭子忠厚可欺，打算詭詐我一番。幸虧我見機而作，善於趨吉避凶，他們抓不著我頭頸，乃知軍機失敗，於是乎棄甲曳兵而走焉。」說罷搖頭晃腦，自鳴得意。晰子看了他這副神氣，又想起適才自己來此，他一見面，就嚇得尿屁直流的光景，不覺又氣又是好笑，說：「我也不高興來聽你的強辭奪理。現在他們校長，要教我賠償損失，你打算怎樣？」

萬卷道：「我也沒得怎樣，種種都要會長費心，替我洗刷洗刷，我委實損失，不過學堂中可以找我，我卻無人可找罷了。你會長先生名望高重，一言可以興邦，一言可以喪邦，種種還求你瞧老朋友份上，替我和解和解，我黃某日後定當結草銜環，以報大德於萬一焉。」晰子被他幾句馬屁，拍得氣也平了，歎道：「老黃，我看你越老越變了。這件事無論你如何抵賴，我肚中很明白的，乾不乾只消你自己問問心就是。不說別的，你若於心無虧，因何被他們一鬧，你就要情虛逃走？設如你不曾做賊，有人誣蔑你偷了東西，你肯不聲不響的賠還他們銅錢了結的麼？一定要同他們鬧得不亦樂乎咧。這是顯然的破綻。現在你聽得那方面動了身，以為沒人對證，打算置身事外，計較雖好，然而怎逃得過我一雙眼睛。別的都是小事，你不想想自己一把年紀，素來的名氣也是很好，無端為這一點小節上，斷送一生名譽，豈不可惜！」

萬卷俯首無辭。晰子又道：「我本來打算將此事查明兒我們舊學維持會特別大會時，提出當眾宣佈，然後再將你通告除名，以肅風紀。今兒預先來通知你一句，還是為的瞧老朋友份上呢。萬卷聽說，嚇了一跳道：「當眾宣佈這件事，如何使得，豈不太難為情了嗎？」晰子道：「皆為要你坍台，所以才如此辦法。」萬卷央求道：「這樣仍舊要請你會長先生幫忙，保全我一點兒顏面了。」晰子搖頭道：「本來我們會中章程，會友有了錯處，會長是不能徇情的。念你這般大年紀，還鬧小孩子的把戲，實在也可憐得很。徇情便是違法，我今天不是為你，決不肯如此寬縱的，你知道不知道？」萬卷大喜稱謝道：「多蒙會長先生的恩典，會友一輩子忘你不了。」晰子微微一笑。萬卷問他明兒我們會中又開什麼特別大會？晰子道：「莫非你還沒接著通告嗎？」萬卷道：「果然我不曾接著通告。」晰子皺眉道：「書記部誤事得很，這般大事，他怎不把通告發周全的。」

萬卷曉得他們這舊學維持會，已許久沒出風頭了，晰子先生說是一件大事，料想必係一樁可以大顯鋒芒之事。汪會長別的手段沒有，出風頭倒回不落人後，因此急於要問會長是那件大事？晰子笑道：「也難怪你近日走了桃花運，連國家大事都不放在心上咧。你不看見報上，登著北京有個姓楊的楊老度，他的雅號倒同我賤名一般兩個字，真是前有蘭相如，後有司馬相如，同聲相應，同氣相投。但我二人出在同時，倒底不知是他慕我之名，還是我慕他的名罷了。」萬卷道：「名字相同，也沒甚關礙，難道你又要同他辦交涉不成？」晰子道：「那有這句話。你不曉得楊老夫子，做了一篇國體問題的偉論，發表之後，現在大家都要研究他這個問題，說中國人程度，不配共和，還是帝制的好。」

萬卷拍手道：「這句話我也贊成。自古道國不可一日無君。中國共和以來，沒了皇帝，真是昏天黑地，什麼總長，什麼都督，只消有一點兒權柄在手，便拚命要錢，不顧臉面，橫豎沒黃帝可以管壓他，盡可隨心所欲。百姓罵他，只當耳邊風。還有那總統，說什麼一國元首，連一個小小兵官都管他不住，別說兵官了。我恐他連家中的小老婆，都沒權柄可以制服他，也算擔一個臭名氣，左右叫他長他就長，左右要他短他便短，樣樣隨人指撥，還有什麼吏治可言！你問問總統自己，他也未嘗不想弄錢。所以你們攻擊旁的人賺錢，正是告訴他一個分肥的門徑，何異在太行山公道大王面前，控告僕兵行劫，斷來斷去，仍是他們大大王二大王的好處，你失主一輩子休想到手。」

晰子笑道：「你說話輕口些罷，別只顧罵人，惹人生氣。告訴你，近日這帝制問題，越鬧越大了。北邊很有幾個機關，開會贊成這件事。但我們上海一班團體開會，卻都打電報前去反對他的。」萬卷道：「我曉得了，會長的意思，可是我們舊學維持會，也要開一個大會，打電報到北京去反對帝制嗎？這件事我也贊成，皆因現今一班人，沒一個配做皇帝，做皇帝須要英明聖武，然後天下歸心，否則天下離叛，豈不仍要惹動干戈，萬民塗炭麼！若說再把清朝宣統小皇請出來，這件事老實說，我們漢族做了滿洲人二百多年的奴隸，好容易跳出範圍，再鑽進去，未免對祖宗不住了。我想北邊雖有人提倡此事，但政府一定不贊成的。因政府中人，大概都是共和上發財的，再提帝制，豈不教他們回首前塵，徒增感慨嗎！看來大約這班人，借此題目，恐嚇政府，想敲他們竹槓之意，我們必須出電反對，休被政府中人，當我們也是帝制一黨，敲出竹槓，都有分肥，其實我們卻是挖了腰包，倒貼電報費的。這句話，會長先生你看我說得對不對？」

晰子搖頭道：「老黃，你這句話可是大大的弄錯了。」萬卷驚問何也？晰子道：「你還當這件事是平常人發起的麼？老實告訴你，就是當今大總統自己的意思，乃是他指使別人提倡的。」萬卷驚道：「這個秘密，你如何知道？總統出此主意則甚？難道他做總統，做得不耐煩了嗎？」晰子笑道：「你品行雖不平穩，心思到底忠厚，所以參不透其中的曲折。要知道現今世界上，若要有立腳地，良心決不能放在當中，寧使我負天下人，莫教天下人負我。能牢守這兩句話，自然可以出人頭地，富貴無窮，治國齊家，何往不利。你看外間一班眠花宿柳的，他們那一天不是神氣活現，偏偏你偶一為之，便弄得一敗塗地。可知這其間大有資格呢！」萬卷道：「唉會長又來了。我同你談帝制問題，你為何牽到我頭上來呢？」

晰子笑道：「順口得很，說說就帶著你身上咧。你說總統不該發起帝制麼？他可就利用你適才說的兩句話，漢族決不能再給滿洲人做皇帝，但漢人中也沒有一個有皇帝的資格，他自己卻以為中國不行帝制便罷，若行帝制，除了他便沒第二人配做皇帝。因他現任的地位，已和皇帝不相上下。不過總統有一定期限，過了期須讓別人做。皇帝卻可子孫一係，萬世不替，他想自己年紀也差不多了，一班子孫，又沒自己的能幹，只恐老死之後，子孫無啜飯之所，故欲趁現在大權在握，軍心歸附之時，把天下奪在手中，范文正所謂積金以貽子孫，子孫未必能守，積書以貽子孫，子孫未必能讀，若弄一個皇位，傳給子孫，豈非普天下獨一無二的傳家之寶嗎？然而拆穿不得，拆穿說一句，也不過為兒孫作馬牛罷了。他存心如此，自己說不出口，才教手下一班獐貓鹿兔，借題發揮，什麼國體問題，什麼帝制研究，都是一根線索，不然堂堂共和民國，北京又是首都，各邦視聽所繫，誰敢倡言帝制，明明就是擾亂國本，他們的腦袋，難道不預備放在脖子上了，所為暗中大有人在。故而政府中人，也都隨聲附和，以圖保全功名富貴。可笑上海一班團體，不明大勢，不懂人情，不打幾封電報去贊成帝制，倒反竭力反對，明知是個釘子，還有心碰他一下，令人可歎。」

萬卷道：「我明白了，會長的眼光遠大，可是預備打電報進京去贊成帝制嗎？」晰子拍手道：「照啊！」萬卷道：「住了。他們做官的贊成帝制，乃為保全功名富貴。孔子曰：富而可求也，雖執鞭之士，吾亦為之，如不可求，從吾所好，於你我既無利益，丟了電報費，去贊成他何為？」晰子道：「不瞞你說我京中有個朋友，也在政府辦事，他來過一封信，令我運動上海商學兩界，贊成帝制，許我特別利益，小則縣知事，大則省長，一定可以替我謀一個缺份。不過這句話非常秘密的，你千萬不可告訴外人。」萬卷跳起來道：「有這等好機會嗎？你可能寫封信去問問這朋友，不知可能再加幾個運動員嗎？」晰子道：「那倒不必，我們都是老朋友，我若做了官，不消說得，自然也把你們提拔上去咧。」萬卷甚喜，忽一轉念道：「不過還有一層，現在外間都是反對帝制的，我們倘若獨標異議，出電贊成了，好處還在後頭，眼前豈不被萬人唾罵嗎？」

晰子道：「那有何妨呢！這就用得著寧使我負天下人，莫教天下人負我這兩句話了。況電報原可秘密出的，誰教你告訴別人呢！」萬卷聽了，暗道不好，常言說：要知心內事，但聽口中言。他口口聲聲，說寧使我負天下人，這天下人中，明明有我一個老黃在內，他適才雖答應我做了官，也將我提拔上去，那時候，設或也要負我一負，那時他已做官，我還是個平民百姓，就同他拚命，也是沒用。與其白費勞心，將來多一番後悔，還不如現在置身事外，由他一個人去鬧的好。存了這個心思，因對晰子說：「到底會長心雄膽壯，我會友膽是很小，就有利益在前，也不敢行險僥倖。好在會中也未有通告給我，我自己也曉得自己的資格，還不配與聞這種大事。可知富貴功名，一定是造物注就的，不然怎麼有這種好的機會。你會長又肯出力提拔我，我自己終覺有些膽怯，不敢加入，深恐被一班反對的團體，將我咬殺了，豈不奇怪。」

晰子聽他嘮嘮叨叨，說了許多話，臨了還是個不肯與聞，不覺勃然大怒道：「黃先生，你休當我是特地來請你幫助我辦這件事的，你不過筆墨好些，但我們會中錢守愚先生，他也是秀才出身，筆墨未必比你弱了多少。皆因你自己乾下無恥之事，女學堂校長尋我理論，我才到此找你。本來我們會中，明兒也要提議這件事，你去了也失面子，還是缺席的好。」萬卷大驚道：「會長先生不是許我從寬不提了麼？為何還要提議？」晰子道：「我只說從寬辦理，並未答應你不提這件事埃」

萬卷曉得自己適才這一句話推托壞了，惹會長生氣，即忙改口道：「會長的明見，我並不是說不與聞，你們打電報去贊成帝制，皆因書記部沒有通告給我，我不知道他們的意思，要我加入，不要我加入，設或他們不願我加入其間，我自己倒反去插身多事，會長雖不怪我，一眾會友，豈不要罵我的嗎！」晰子聽他改口得快，心中暗暗好笑說：「那不過書記部漏發通告，與眾會友何干！況開大會原是我的主意，今天除你老黃之外，別人還沒曉得我們開會議什麼事呢，看來你的通告，也許發在女學堂中，你自己多天未去，所以不曾看見，倒惹你吹毛求疵，反來扳別人的義頭了。」

萬卷笑道：「我哪敢吹毛求疵，會長若歡迎我去的話，我就君命召，不俟駕而行矣。」晰子大喜道：「現在我們該商議商議明天打電報的底稿了。」萬卷道：「那個容易，往常發電不是開了會，議什麼寫什麼的麼？何用隔天預備。」晰子道：「此番不比前遭，從前我們發電，不過和和外間一班人的調，說話也無非抄抄旁人的老套，打出去也不管他有用沒用，不過哄哄當地一班人，令他們知道我這舊學維持會，是個有作有為，不是默默無聞的社會罷了。這回可大有作用。其一你我的功名富貴，不是都由這幾行電報上發生麼？記得從前科舉時代，你我上考場，何等煩難，何等辛苦，尚不合主考之意，就不免孫山落第，枉費盤川。這一封電報，固然比之三場策論容易，但也不能草草不恭的，擬稿必預聚精會神，彷彿當年做文章一般，下筆之時，先要想像日後的金馬玉堂，都從這一條隊級而進，於是乎自能精神貫注，性命繫之，神靈默佑於天邊，祖宗呵護於地下，寫出來的文字，自能令看的人，神迷心折，拍案驚奇。當年杜甫之詩，能除瘴鬼。陳琳之檄，可癒頭風。就是文字有靈的明證。你這封電報，若能照樣而做，將來大總統登基之後，曉得此電出自黃某人手筆，或晉封你學部尚書，亦未可料。這還關於你我本身而言，至於我們的本會，日後你做了官，也可將他改組政黨，全體會員，豈不都可大增榮譽，猶之拔宅飛升一般，誰不感激你文字的大力呢。」

萬卷聽得十分興起，說：「這樣我們上樓商量罷。」因即拉長嗓子，喚了兩聲百城。百城在樓上應聲奔下，萬卷問他阿三可曾將床上收拾好了沒有？百城回言收拾過了。萬卷即忙邀晰子上樓，兩人同到時習書屋坐下。萬卷說：「既然這封電報如此鄭重，我們倒不能以尋常口脛出之，必須帶點兒古文筆法，方見工夫。」晰子道：「這個自然。我那朋友的信上，還教我們電報上不但贊成帝制，還須請大總統馬上即皇帝位，以慰天下臣民之望。有此題目，你更可大大的發揮幾句，不妨借用若大旱之望雲霓也，我後後來其蘇等成句，索興將大總統比得同禹湯文武一般，別人借花獻佛，我們借書句拍馬屁，豈不異曲同工。」萬卷拍案道：「有了。我們就用唐朝李密陳情表的套頭，好不好？」晰子道：「隨你老夫子的便罷。」